

D.C.皮阿提◎著 陳 蒼 多◎譯

自然手札

冬之卷



現在，我們就置身於冬天的競技場中，
多麼嚴酷的冬天啊，
大西洋海岸遭受到暴風雨接連的衝擊，
船隻經由無線電的迷失斷音，在海中呼叫著。
寒氣乘著颶風的翅膀，從北極、從基瓦亭吹過來，
在僅僅一陣的大漩渦中吞沒了一片大陸，
然後在東方消失。



指標
文庫

新西

自然手札．冬之卷 / D·C·皮阿提 (Donald Culross Peattie) 著；陳蒼多譯．-- 初版．
-- [臺北縣]三重市：新雨，民84
面；公分．-- (指標文庫；14)
譯自：An almanac for moderns
ISBN 957-733-161-0 (平裝)

1. 生命科學 - 通俗作品 2. 生物學 - 通俗作品

360

84004354

自然手札——冬之卷

An Almanac for Moderns

作者◎D.C.皮阿提 (Donald Culross Peattie)

譯者◎陳蒼多

發行人／王永福

出版者／新雨出版社

三重市重安街 102 號 8 樓

(02)9789528・9789529 傳真 9789518

郵撥帳號：11954996 新雨出版社

出版登記／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4063 號

印刷者／共同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84 年 6 月初版

定價◎160 元

[本書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指標文庫⑭

自然手札——冬之卷

D · C ·

皮阿提
陳蒼多

譯序

陳蒼多

喜愛讀書的人也許看過或聽過一些精於描述大自然的作家所寫出的傑作，例如哈德遜（W.H.Hudson）的《綠廈》，曾拍成電影，使我童年的樸素心靈甚為著迷。還有法布爾（Fabre）的《昆蟲記》，描寫螞蟥的情節真是呼之欲出。再有就是比利時戲劇作家梅特林克（Maeterlink）對於蜜蜂生活的觀察也是文壇上卓有名聲的。皮阿提（D.C. Peattie）這部《自然手札》正是可以媲美上述大自然作品的經典作品。

皮阿提於一八九八年生於芝加哥，父母是文人與知識份子。他在芝加哥大學讀書時曾修讀植物學，後來家庭遷到紐約，有一天他到老家做最後一次瞻仰時，手臂挾著一本《北美植物手冊》，他看著高大的橡樹就要遭受砍伐，以便使林地變成房地，於是他開始在那本植物手冊中去追尋橡樹的高貴家系。就這樣，他注定要成為一位植物學家，他的心路歷程可以在這部《自然手札》以及《一位自然學家之路》中找到一些古老片羽。

《自然手札》(An Almanac for Moderns) 以優美的文字、高貴的心靈描述自然界的現象，以悲天憫人的心情關心人類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其間智慧的火花不時閃爍在細心的觀察和動人的感觸之中。在他的筆下，蝌蚪和螞蟻令人驚心動魄，酪農場令人著迷，偉大的自然學家的掙扎奮鬥令人肅然起敬。

《一生讀書計劃》的作者也是名書評家費迪曼，推介本書為適合於春季閱讀的作品，因此也適合夏、秋、冬季閱讀，並稱此書揭露了「生物學的詩」(The Very Poetry of Biology)。為十丈紅塵逼得喘不過氣的現代人，何不試試本書中得到一點自然的訊息與啟示？

本書以日記形式寫成，本來是一天一則，從三月二十一日開始，一共三百六十五則，並以星座為單位分成十二部份。費迪曼曾精選其中一部份，收於其所編的《我所喜愛的讀物》一書中，我曾將這部份先讀出，然而意猶未盡，又託我的學生在美國購得原書，全數譯出，終能一窺全豹，一償宿願。

曾寫過梭羅傳記的美國文評家約瑟夫·伍德·克魯齊(Joseph Wood Krutch)曾評論本書作者皮阿提說，「皮阿提了解了梭羅深信不疑的很多事物。他所寫的東西就是

文學……」《自然手札》所吸引我們的正是其中所透露的文學氣息與梭羅精神。但願此書的翻譯能夠勾起我們對於華爾騰湖畔的梭羅的一點緬懷……。

魔羯座

十二月二十二日～一月二十日

十二月二十二日

現在是一年中最黑暗的時候——冬至。冬至是美好仲夏的反極，而以前人們在仲夏時，都有一種習慣，那就是以燃祝火、吹海螺，以及年輕人的狂野婚禮，來消磨短夜的幾小時時光，表示太陽神祇降落到地平線下的短暫期間，人們可能代替他統治地球。但是，現在，在一年的這個季節中，太陽躲在呈磚礫色的天空後面，顯得蒼白迷濛，於是，一種黑暗籠罩在所有人的精神上面，破裂的冰塊充滿他們內心。對我們之中一些人而言，冬至是地球天文的一個不重要時期；在古代，它一定會造成一種感情的反應，也就是基督徒在耶穌受難日以及跟著而來的屏息禮拜日，才能經驗到的那種感情反應。

並不是遙遠北國的寒冷使得人類陷入失望中；寒冷令人興奮，刺激人心，有益健康，並且人們也能夠以有限的方式征服寒冷。是「黑暗」征服了人們的精神，因為北方的太陽很遲才升起，只在地平線上低低滑行一、兩小時之久，然後就西下。現在確實是

貝爾德（Baldar）被槲寄生刺死的時辰。現在生命處在最低潮中，而人心稍微想著一件事：如果太陽燃燒成一堆紅色的灰燼，巨大的體積因不斷發光而消散，而地球漂進遠遠處的太空，綳縮的太陽不再能夠以一條皮帶把自己的孩子繫得那麼靠近自己的身體，那麼，情況會是如何呢？

LB5L960H

十二月二十三日

誰來告訴我們這件事呢？——為何我們只在冬天才看到夕陽西下的天空中透露那種奇異而冷峻的蘋果綠？是因為金色分散在清晰的淡藍上，給了我們綠色的幻覺嗎？我說它是綠色，但是我一旦注意去看，它就變成別的顏色，是我無以名之的色度。我們的視野變得貧乏，只限於紅色與紫色之間的狹窄「色程」。想起來可真痛苦：甚至在落日之中，也有一些顏色，也許有幾乎無限的顏色，是我們永遠不會看到的。

然而，物理學家與天文學家卻提供我們理由，讓我們認為，就某一個意義而言，夕陽的顏色完全不存在。如果上升到同溫層，我們就會看到：當空氣越來越稀薄，而太空中微粒越來越少，黑暗就會籠罩下來。在太空的荒涼地方，一切都是永恆的黑夜。太陽以及其他星星想必是以令人目盲的矛柄刺穿黑暗，就像探照燈一樣。所以，畢竟說來，那個大量散發光子——我們稱之為光——的地方，並不是天空，而是小小的地球，是我們那親愛的、多灰塵的、行為粗野的、屬於塵世的地球；是夜晚的濕氣、不安定的灰

塵，提供了落日的顏色。

然而，甚至這種說法也不是十分正確的。當天文學家以望遠鏡看著落日時，藍色會變成白色，雲層看起來是昏暗的黃色，紫色變成乏味的淡紅，並且整個天空是一種俗麗的混合。因此，落日的美實際上只是在人類的眼中，在眼睛後面的心中。

十二月二十四日

我出去買一棵聖誕樹，一共有三種選擇，一是長針葉松樹，二是紅香柏，三是芬芳的針樅，頂端狹窄，似尖塔，黑暗的尖端所在，樹枝美妙地向上彎曲。但是，我正在尋覓一種香膠樹，它具有一種無法評價的優點，是所有針樅所沒有的，那就是，甚至在溫暖的房間中，它的針葉也不會掉落。

你可以以一種方式來分辨香膠樹與針樅：香膠樹的葉子是扁平的，毬果是直立的；在很多的樹枝上，樹葉有兩排，所以似乎形成一種扁平的小枝，然而在針樅中，針葉是分散的，從莖部往每一個方向豎立，觸碰起來似乎是四邊形；且樅樹的毬果總是會枯萎。

不久以前，人們都以非常天真的心情購買聖誕樹，認為聖誕樹不是真正實質的消費品，而是一種象徵，幾乎不能觸碰，只為觀賞它的人提供美與激勵的力量。現在，我們有樹木保護論者，責備我們為了慶祝一個短暫的假日而砍伐森林，讓它們不光彩地枯死

在垃圾堆中。但是，人們只在技藝與科學之中小規模地使用香膠樹，而針樅雖成爲最普遍的假日裝飾樹木，其最終的命運卻是紙漿廠。

河流對面這個城市的人所砍伐的聖誕樹，也無法製造足夠的紙張，來印刷這個城市一個星期的所有星期日版報紙，而這些報紙只是把大量不受質疑的智力毒素往每個家庭送——包括不人道的幽默、世俗的愚蠢、罪行與假科學。

十二月二十五日

我相信是聖芳濟（Francis of Assisi），稱呼風兒爲他的兄弟，稱呼鳥類是他的姊妹，爲這世界帶來一種習俗，那就是，在教堂中展示托兒所。在教堂中，有關的一切，包括穀倉、乾草、氣息溫和的動物、飄垂的乳房、饑餓的嬰兒、牧羊人，以及星星，都因爲歡悅的氣氛而提升了地位。如果有人仍在仍然爲早期基督教所支配的南方鄉村度過聖誕節，那麼，他將會了解到：那兒是多麼缺乏對我們而言意味著神聖歡宴的其他一切。最初的時候——現在有時仍然是如此——只不過是一次特別的彌撒，而這次彌撒幾乎不像「聖母升天節」那麼重要，比「復活節」更不重要。那種起源於森林的野蠻人心智，從北方帶來了對樹木的崇拜——無論對象是樅樹、冬青，或聖誕圓木。這種對樹木的崇拜取用了德洛伊僧侶（druid）的櫛寄生，去除了新年送禮物的習俗（在拉丁語國家中，這種習俗仍然大部份存在），並且使得聖誕節成爲孩童的喜慶日，配合了人們所喜愛的歡樂聖誕頌歌。這種對樹木的崇拜榮耀了女人、孩童，以及男人的兄弟之誼，其方

式可以說是第二世紀的教會所夢想不到的。

如果你爲了獲得有關基督誕生的日子或月份的暗示，而去翻閱四福音書，那是不會有結果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古代的世界中，已被當做太陽神祇米斯拉斯的生日慶祝。據說米斯拉斯在一年最黑暗的時辰後的第三天，從一塊岩石中出現，他的誕生由牧羊人與東方三賢人所看到的一顆星星預知。古代的安格魯人很早就想把這一天視爲神聖的「母夜」。就這樣，我們仍然在這一天藉著綠樹以嘲蔑古老的冬天，藉著對孩童的崇拜以嘲蔑古老的死亡。

十二月二十六日

「槲寄生」(mistletoe)這個名字是源自古老的撒克遜名字misti-tan，而這個名字還有其他意義，仍然在爭議中。其中一個意義是「不同的樹枝」，因為雖然槲寄生的樹枝從一棵樹長出來，就像樹自身的一根樹枝，但是它實際上是一種寄生生物，確實是很不同的樹枝。我在房子四周找不到槲寄生，但在較靠近海的地方卻長得很繁茂，長在樹膠和楓樹上。在歐洲，大鵝把槲寄生漿果從一棵樹帶到另一棵樹，在樹皮上把嘴喙的種子吐出。在這兒，是連雀在執行同樣的非本意任務。一旦到達了樹木，漿果的黏質果肉會立刻硬化，像吸盤一樣；這種綠色的寄生生物不是誠實地把根伸進寄生生物之中，而是把爪伸了進去。

德洛伊僧侶認為槲寄生代表純粹的精神，因為它不曾觸碰地上。這種觀點與我們的觀點十分不同，因為我們認為它是一種寄生生物，或一位機會主義者。德洛伊僧侶用金鐮刀切割它，用一塊乾淨的白布接住它；克爾特的女人佩戴槲寄生，希望不久就會懷有小